

杨新安 著

笑說袁世凱

大眾文藝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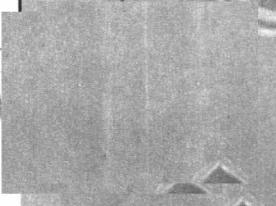


杨新安 著

袁世凯

大众文艺出版社

笑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笑说袁世凯 / 杨新安著 .

- 北京 : 大众文艺出版社 , 1999.5

ISBN 7 - 80094 - 261 - 9

I. 笑…

II. 杨…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②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9) 第 05931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 : 100021

北京市朝阳区经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375 字数 359 千字插页 2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册

定 价 : 20.00 元

内 容 提 要

《笑说袁世凯》是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本书以笑说的手法、口语化的风格、幽默风趣的故事情节与语言，再现了晚清到民国初年那段令人难忘的生活，再现了北洋军阀兴起的历史背景，塑造了一个既可笑又机智、既大智又若愚；既能伸又能屈、既能政又能武；既握历史于掌中又对历史潮流无可奈何的枭雄形象。

目 录

小站练兵 (1)

哲人说，犯了错误不可怕，赶紧改过为智者。

糊弄视察团、检查组这类活儿，人人都会。不过，袁大人玩儿得更高明。三惊三吓之后，你们还能说什么二话？毫无战斗力的八旗军队岂能与新式军队相提并论？

“这样的军事人才多少年才得一位？绝不能因为他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而否定了他。那样做是因小失大哟！”

借款子 (16)

“快传懿旨，着令袁世凯火速进宫。”慈禧太后一看，皇宫让洋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心里头这个气哟！可是谁能在短短时间里拿出钱来把紫禁皇宫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呢？看样子只有他。

这帮人已经坐了两个多钟头的冷板凳了，愣是一句也不言语。

其实，谁不明白？五百两搁他那儿是小菜菜、小意思、小痒痒、毛毛雨！昨天晚上“依翠楼”泡泡小姐一枕良宵一通开销就是五千块。这会儿的痛苦万状纯属装孙子。

钱庄票号老板个个都是见利忘义的主，人家一豪华一摆谱，大话一抡，他们就云苦雾罩，赶紧搬出账簿，任人家了解个透彻门儿清。

进贡自来水 (33)

现代人有谁把自来水当成稀罕事儿？进了家门儿，把水龙头一拧，“哗啦啦”水来啦！洗米、洗菜、洗衣服、烧开了沏茶……谁曾想过，从外国引进自来水竟和袁世凯有着直接的关系！

“小袁子目无祖制，弃井水不用，用什么自来水？自来水、自来水，是洋人自大洋那边带来的水，听说他们喝之前还朝水里撒毒药，说是杀灭什么……系军！”

中式窝里斗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道听途说，编造加工，攻击对手。

“他把系军、四军都杀灭了，不就只剩他的新军了吗？狼子野心，狼子野心哪！”

重金买时间 (55)

只听说过买官当买顶子戴买名份买大烟买房子买地买股票买电脑买古玩买乐子……买什么的都听过，就是没听说过花钱买时间的。但袁世凯就买。

凡老远能辨别出太平花而一连串做“顶礼膜拜”的，好吃好喝好招待。否则，小鞭子伺候、饿上三天两后晌！天长日久，这些小东西都训练出了识别太平花的特殊本领。只要老佛爷走到跟前，“博美”们就会排列成两行，不断地做“顶礼膜拜”，撩拨得她心花怒放。赏！

不管采取什么办法，只要对得起那 20 万土仪，能从狗样混成人样，就成。

筹办警察 (74)

“回老佛爷话，穿上警察的制服，那就非得剪辫子

不可。否则，要是洋人喝醉了酒闹点事儿，警察去维持，他们就会抓住警察的辫子不放。”

“对，原来一只靴子没跟儿。我拿去修的时候，这一家不给修，那一家不会修，于是我就想，把另外一只靴子上的跟儿拔去，它俩不就一样平了吗？”

慈禧联想到前不久，革命党人在正阳门火车站甩了炸弹，弄得五位要出国考察的大臣改了行期。今儿个，没准儿眼前这位又是被革命党人收买了的杀手。

嗨！老佛爷呀，大事儿妈，您老草木皆兵啦！

打点庆王 (99)

好一个“剧星”杨翠喜。无论扮相、唱腔、手眼身法步样样出色。尤其那双水汪汪的勾人魂魄的眸子，一闪闪地荡着秋波，撩拨得人心都痒痒了……

今天的戏是为载振包的，角儿也是特意为他安排的，戏看罢了，欲念也升腾到十分程度上，闹着非娶她不可！这可难坏了袁世凯。搁别人身上，甭说一个，三个五个的介绍给你也不过是花几个钱的小事儿。可是，搁他身上，得好生掂量掂量，细细琢磨琢磨。能不能干？要干，得选一个什么样的干法儿？

它涉及到政治、权力的平衡与否，不能不管！

长芦敛财 (115)

三十两银子买一枚鸡蛋，谁听说过？一对大门上的铜环值二万五千两银子，也就不是什么稀罕事儿。

总督捞，你别叹气；巡抚捞，你别丧气；
县令捞，你别泄气；抓住机会别放气（弃）。

目 录

老袁可算是天下第一大“捞”！

“……良心？良心也看什么时候讲，对不对？”

可别说，捞，有时也会闹出笑话。

军机大轿压摞摞 (136)

“来的都是客，来的都是腕儿，咱谁也别得罪。谁的轿子亮，谁的马高，谁的声气儿高，谁的谱儿大，谁就排到前头。看着那些别扭的不顺眼的窝窝囊囊低声下气的，统统朝后头搂，朝犄角旮旯搂！”

这时候，您站在午门城楼子上往下那么一鸟瞰，嚯！什么样的轿没有？什么样的车没有？简直是轿、车博览会。

就这么着，为了亲自看一眼慈禧太后坐汽车，奥地利的来了，意大利的来了，美国的来了，葡萄牙的来了……您再瞧瞧各位军机、王公的轿子，压摞摞了！

篡 权 (162)

光绪驾崩，溥仪承继大统，号宣统。其父醇亲王载沣以子为贵，当上了监国摄政王。素与袁世凯有过节的摄政王掌了朝廷大权，毫不客气地拿袁世凯开了刀。“既然你脚上有伤，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那你就回老家吧。”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有你载沣顺风的时候，也会有袁世凯顺水的时候。“哈哈，俺又回来啦，小皇上离不了俺，隆裕太后也离不了俺，朝廷更离不了俺。载沣呀载沣，早就看出来你带不了兵打不了仗，怎么样？事实证明你真的没戏！”

“我们孤儿寡母全指你了。想我对你不薄，你可不能

做对不起我们的事呀！”说着，隆裕太后又要流眼泪。自打保路运动、武昌起义以来，她哭了不下三十回。

逼 宫 (186)

南方、北方虽目的不同，却有着共同的愿望：急着把皇上逼退。

一边要搞共和，一边要搞立宪；一边坚持谈判地点放在上海，一边认为放在上海断乎不行；一边认为每省派三个代表即可，一边认为三个代表有失公允……电报过来，电报过去，争论不休——这就是著名的“滑稽外交”。

“拷！把俺老袁看扁了！来人哪，给我发电报：山西巡抚张锡銮，带军攻打娘子关。陕西总督升允，从平凉直逼乾州。河南军队攻潼关、张勋部下打徐州……”袁世凯调兵遣将，摆出一副要大打一场的架式，想以打逼和。同时，他也腻味了朝廷那拨背后捣乱脚下使绊的王公大臣，一纸辞呈递上去，声称再也不问国事。

这下可急坏了隆裕太后。

剪辫子 (208)

这破辫子，平常心情好的时候不觉得它有多沉，一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这鸟玩意儿就显得特别沉。都他娘的共和啦，还留着它干什么？瞧人家那些革命党男人，一色儿的短发式，一点后顾之忧没有，显得利落、干净、不拖泥带水儿。对！俺老袁也把它剪啦，一剪，谁还能揪俺的小辫子？

甭说，剪根辫子也不那么容易。一要选个好日子，图

目 录

个吉利；二要选个好地方，图得造舆论扩大影响；三要选个有资历、水平高的刀儿匠，图得是门当户对。

梳头刘这样档次的刀儿匠，给袁大人剪辫子合适不合适？没得挑！可是，袁大人差点儿没裁到他手里！

不去南方 (222)

孙中山先生出于民族大义，为了避免南北混战给百姓带来涂炭，毅然决然让位于袁世凯。

袁世凯是野马，是枭雄，怎肯放弃一呼百应的大北方，去南京接受参议院的约束？“干脆弄条索子套住俺吧，净做梦！”

什么？派欢迎代表迎接俺？来了正好，且借他们的嘴、耳、眼用用。“幸好俺还没有离开北京，倘若离开了没准儿会怎样呢？”这样的状况，你们还会让俺去南边儿吗？

做广告 (244)

袁世凯历来在包装自己形象方面肯花大价钱！为了扬名，他敢闹公堂，揪住知县的辫子朝脸上抡大嘴巴子；在朝鲜，不惜拿士兵的生命作为他扬威名的本钱；在山东巡抚任上，不惜花费巨大的开支搞了一场盛大的迎母活动，博得“孝子”盛名……

为了不让两家外国报纸诋毁、攻击、谩骂帝制，他掏出白花花的现银去收买。结果，两万块现钱只买了10天的安宁。

“俺花了两万块钱让他们骂，他们敢不骂吗？他们越是骂得凶，俺的名气就越是大！”

捉 蒋 (263)

只听说过张学良、杨虎城捉过蒋介石，没听说过袁世凯捉过蒋介石。但的确捉过，而且还是重金悬赏。

袁世凯策划了“刺杀宋教仁案”后，又与五国银行“善后大借款”，使中国的财政秩序受到严重的冲击。连列宁都对此做出了评价。革命党人公开痛斥袁世凯的行径，袁世凯在北洋军阀的支持下，准备以武力压制反对力量。

孙中山先生毅然发起“二次革命”，指派蒋介石到上海组织讨袁军。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几则传说 (283)

几则民国初年有关老袁的传说，挺荒诞。

有人想当太上皇，明知被袁世凯所利用，但乐意从命，提着脑袋按他的意图行事。结果，上了大当。

有人想当皇太子，绞尽脑汁策划了“古碑”、“红龙”等阴谋，令人嗤之以鼻。

有人想当皇上，连蝗虫都要利用利用，作为蛊惑人心的征兆。

有一点是事实，袁世凯要不顾一切地玩一把称帝闹剧。

经济来源 (293)

钱财再多，也不能买到梦想。这是历史给予袁世凯的答案。

袁世凯从发动帝制到筹备登极，挥霍的几千万是从

哪儿来的呢？连烟土鸦片商都知道，只要给袁世凯“报效”，您就放心大胆地卖吧。

国体代表 (297)

枪栓拉得咔咔响，代表们一个个吓得心惊肉跳，谁敢冒着身家性命不保之风险，不照着绿豆糕上的标准答案填写？这种投票仪式恐怕是天下第一号黑色幽默。

“不然的话，怎么会把各位恭恭敬敬请到这儿？好吃好喝好招待，按人头数，一个脑壳 500 块，数，你娃子都要数半天！听说还有漂亮女娃儿陪跳舞嗦？啥子福气嘛？……哎，说实话，哪个不按标准答案填写，那可是要后果自负的哟！听口令，绿豆糕，上！”“填可是填，甭说警察宪兵来，就是总统卫队来，也得给我们加钱！”

内应群宠 (313)

袁世凯有一妻九妾，还有一群年轻貌美的女人围着他转悠，拈花惹草的事不时传出来。

吃一顿看似简单的饭，制作过程却令人瞠目；为了平心气儿降心火，金子、古玉都成了大总统的食物。正因为有这样的滋补品撑着，他才得以内应群宠外应国事；也正因为经常服用这类滋补品，才会影响到他的身体。

他像一颗恒星，她们像一群行星。她们靠他的光发热，同时也任由他摆布和驱使。如云的女人花枝招展、流光溢彩，常弄得他不知酒醒何处。但细一想，真正体贴自己的也只有于氏夫人。

家庭纷争 (329)

立太子立谁不立谁？谁人封妃，谁人封嫔？家庭中的两大现实问题摆在了袁世凯的眼皮子底下。

老二好，老五也不错，老六有竞争能力，老大更不必说，自古立子以长，古训也得考虑着。大、二、三、四、五封妃？还是大、二、三、四、五、六封妃？还是全部封妃？还是全都不封妃？实在头痛。当皇帝、当皇帝，没料到当皇帝也有许多难办的事儿得面对。

只因为：三寸金莲招惹人，对上诗联才得见，可谓奇谈怪闻。

到后来：三寸金莲立不稳，顺势倒在平地上，摊开身子任打！

“你们都想回彰德吗？等着和我的灵柩一块回去吧。”

登极预演..... (350)

祭完了孔祭天，祭完了天朝贺，朝贺完了呢？没戏。

一听说又兴帝制了，前清遗老哪个不乐？哪个不忙？哪个不升？乐的是三跪九叩显身手，忙的是找顶子换花子吊项子，升的是级别职称和薪水。俗话说：“蹚浑水儿，摸不着大虾摸小鱼儿。”

一听说前头要朝贺，正妻于氏夫人着了忙，翻箱倒柜地找凤衣，要穿跟慈禧太后六十寿辰时穿的那套一样，太平花儿，十三只金凤凰。

帝国国旗，斜码歪道，黑色上旗，明明是四分五裂！可你能这么说吗？

北海命案..... (373)

副总统黎元洪一会儿要辞职，一会要迁出瀛台，真

是烦透啦！

看着园子里欢笑嬉闹、花红柳绿的男男女女，袁世凯觉得自己个儿的烦恼没来由。你无情，我有义，“行大义不拘小礼”。说得好听。

“砰”的一声，眼看着她从一个小戏班的角儿培训调教成一个大家闺秀，眼看着她跟府上的妻妾们刚刚磨合上铆窍，对拢了小脾气，就这么撒手去了？说心里话，她那细软温润的身子还没腻呢！

“全权”得用足用够，本可以一句话挑明的，偏要兜个大圈子。你想时偏不给，你不要时偏偏塞给你。把你摔摆够了，锐气挫下去了，“啪！”摊牌。

“我他妈的，太好打发了！”

梦想破灭…………… (385)

袁世凯决定自洪宪元年元旦(1916年1月1日)起，推行帝制以洪宪纪年。

消息传到上海，报界根本不予理睬，仍沿用民国纪年。“哼哼，这些玩报纸的也敢把洪宪国体不当回事？《亚细亚报》就很不错嘛！听说他们遭革命党炸弹袭击，马上上去人慰问。”慰问金也可以讨价还价，《亚细亚报》讨来比损失大十几倍的钱，好划得来哦！然而，过后，主笔却大呼上当：“阿拉说得怎么样？袁世凯调教出来的，个个是高手！”

后生之争…………… (401)

袁世凯在天津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大儿子袁克定一身太岁作风，天津一带没人敢惹，是个跺跺脚立

交桥也要抖三抖的主儿。可不，他从桥上一走，记者们把照片往报上一刊登，那桥它就得拆。

袁世凯过世后，二公子袁克文依然不减名士风采，颐指气使气宇轩昂，包下“桂香春坊”名妓白应莲，日益贪欢。这事儿惹恼了一个人，非要跟他争个高下不可。

这世上的事儿的确很难说清楚，没准儿谁就碰上了比他还要横的主儿。遇上这类主儿，没法子，设酒摆宴、忍气吞气，天大的怨气也只能朝肚子里咽。

小站练兵

哲人说，犯了错误不可怕，赶紧改过为智者。

糊弄视察团检查组这类活儿，人人都会。不过，袁大人玩儿得更高明。三惊三吓之后，你们还能说什么二话？毫无战斗力的八旗军队岂能与新式军队相提并论？

“这样的军事人才多少年才得一位？绝不能因为他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而否定了他。那样做是因小失大哟！”

每个人都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有的失败，有的成功。

袁世凯的飞黄腾达是从小站练兵开始的。

小站，又叫新农镇，位于天津与大沽之间，距天津70里。这里曾是淮军屯田练兵的地方。大清朝新建的陆军择址于此，练兵大臣就是袁世凯。

新建陆军采用的是德国和日本军队建制。有步、炮、马、工程、辎重各兵种，打破了旧式军队不分兵种的框框。步队五千人，

分左、右两翼，左翼两营、右翼两营。炮队一千人，分左翼快炮队、右翼炮队和接应马炮队。马队五百人，分为四队。工程队五百人，分别负责桥梁、地垒、电雷、修械、测绘、电报。装备方面，全部换成了从国外购置的步枪、马枪和快炮。薪饷经费由户部供给。担任训练的军官有十余名是从德国军队聘来的总教习。

袁世凯是个不安分的主，虽说他在小站为朝廷踏踏实实练了四年兵，但他心里却向往着更大的作为更高的官职。四年米，他心里总是蛰伏着一条习习欲飞的龙，他坚信这条龙会择机而腾空，荡漾起一片翻天覆地的祥云。四年米，他训练出一批又一批北洋派系的兵力，同时也培植出一批又一批北洋派系的官僚。像段祺瑞、冯国璋、曹锟、段芝贵、姜桂题、张勋、阮忠枢等人都成了袁世凯的亲信心腹。在当时的小站军营中，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西太后。可见他的训练是很成功的。

干什么事都一样，存在着成功的可能同时也存在着风险。俗话说，该你倒霉的时候，喝口凉水都塞牙。练兵这活儿也一样。这回，风险摊到了袁世凯身上。

这一日，太和大殿跟平常一样，朝班上文武群臣三呼万岁毕，皇上有旨：有事便奏，没事散摊子各回各府。此时就有御史胡景桂呈上折子。光绪皇上接过奏折，展开一看，参的是训练新军的练兵大臣袁世凯。大致罪状罗列了十来条。

“窃察袁世凯，自担练兵以来，专权棒使，嗜杀成性；克扣军饷，诛罚无辜；用人上更是论情面大小馈遗多寡。察袁世凯常夜出军营，至新农镇、大沽甚至天津喝花酒、逛院子，有伤风化……”

“嗯……”光绪皇上看罢折子，好生踌躇了一阵。

袁世凯……此人听说过，好像到朝鲜去过，跟着吴长庆去的。当到会办朝鲜防务一职。这人跟日本不大过付，当年推荐他去小